

李義山文集

二

新平知

如夢

PDG

李義山文集卷第四

書序傳碑

銘

雜著

上崔華州書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歲弄筆硯始聞故
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悵不快退自思曰夫所
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和蓋愚與周孔同身之耳以
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掇取經史諱忌時世百
經尚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介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
為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

陝西省教師

居五年間未常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志氣出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別令狐絢拾遺書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與人稠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迹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

與物共此天地耳錯形襍居蟄：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

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

者恨不得翅利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与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

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于同中而各有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何如我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直女笄上車夫人不知其貞污此于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呈下與僕于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于慨然相執手頓然相感決然相泣者豈于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才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咀吾之

白擯置訛誹襲不出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固而不能堅
其守乃舍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于其黨何語
我必曰吾惡市道嗚呼此輩真手搔鼻齧而喉噦人之灼痕為
癩者市道何有如此輩邪今一大賈坐端貨中人、往須之甲
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
吾索之既与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
臆相見有贅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塋有臨送弔是
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
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顧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

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贅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
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者我唯是子信誓有大欺
漫然後罵而絕之聲而逐之訖身而弗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
子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邪今日赤肝腦相憐
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
仁義我百忠信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為
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則祝曰蕃
息後日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隣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
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邪今山東

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如此至于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是為事當其為女子時誰不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于此者耶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趙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細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邪非邪首陽之二百豈斬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與陶進士書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賂昨又垂示東岡
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為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
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
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嘗得其語曰
是非係于褒貶不係于賞罰禮樂係于有道不係于有司容記
之蓋當以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
手書口誦非惟求以為已而已亦所以為後來隨行者之所師
栗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

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鞵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為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意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點、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凶書及人憑情作牋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尚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即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高錯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絢直進曰李商

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辭故夏口興及第然此時實于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為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詞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詞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

號博學宏詞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
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
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于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
尋復啟與于曾主求尉于號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
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
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今太守憐
之催去復任遂使不為升斗汲、疲瘁低纒耳然至于文字章
句愈帖息不敢驚張嘗自咒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
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

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而不能忘者
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
揭然無附着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洒豁襟抱始
以往來審、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于華郵為我指引岩谷列
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于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
復記熟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于華之山無恨矣
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
有聞于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不負華之山而華
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

勝至于切磋善惡分孽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
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
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代桂府
榮陽公

唐葉十五帝謚昭肅始以太弟茂對天休遂臨西宮入高廟將
以準則九土指慶三靈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英豪範圍古
昔史卜霄夢震嗟不寧是用能文惟膺掌武以永大業今朕奉
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賚朕者其誰氏子烏左右惕驚威
靈速梳章指周訥揚抗不能仰酬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

女來輔予霞披霧銷六合快望四月日入覲是月日登庸淵角
竒姿山庭異表為九流之華蓋作百度之司南帝曰是盡付玄
機允厭人度左右者咸不知其夢邪卜耶金門朝罷玉殿宴餘
獨啣日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闡微召誥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
之契曰我將俾尔以大手筆居第一功麒麟閣中霍光且圖其
勛伐玄洲苑上魏收別議于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我意屬
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臣曰
師古曰文本高宗有臣曰嶠曰融玄宗有臣曰說曰璟代宗有
臣曰哀至于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並稟太白以傳精神納

非烟而敷藻思才可以淺深魏而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僧
孺之新事識庾持之奇字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南王食時之
工裴子野昧爽之獻疑王粲之夙構無禰衡之加點然後可以
弘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乏賢可纂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朕思丕承女勉善繼無忝乎尔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
曰中心顙也詩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鴻烈會一
日上明發於法宮之中念兆人之衆顧九州之廣永懷不待之
痛式重如存之敬公伏奏曰惟先后懋守丕基允資內助秀南
穎嘉禾之瑞開歷山神井之祥德駕河洲淑肩沙麓將顯降媯

之配未弘褒紀之恩渝美椒塗掩華蘭掖緣山被栢風聞齊主
之悲採石傳形早降漢皇之慟今統樞有慶鳴社承輝而懿號
未彰貞魂莫祔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于是承命有宣
懿祔廟之制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祧祖之重傳子夏啟既
不克終歸于與夷又未能立乃推帝堯敦叙九族之道弘魏文
崇樂諸弟之志嘗曰穎卽吾寧忘和及武宗讓踰三四位當九
五出潛離隱躍衆在天揚八彩于克眉挺二肘于湯臂故外則
上公列辟內則常侍貴人咸願擬議形容依稀彩飾公揖圭歸
美吮墨摘薛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務也贊乾坤之易簡作

易者之事乎公于是有聖容之贊天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鯁者
慕周偃武肉食者劾晉清談豕不積牙蠱因搖尾氣興燕易駕
將已梁九十年鑒輅不東三千里華戎遂隔日者上玄降鑒元
聖恢竒遂于首亂之邦先有納忠之帥復我疆理平戎仇讐負
羽蒙輪已聞于深入赤第邪幅將事于駿奔陳萬賄以展儀備
四旂而告捷仍顧于箕星之分巫閭之旁追琢貞珉彰灼來葉
以文上請屬意宗臣公乃更夢江毫重吞羅鳥町疇河濟呼嘯
神祇述列聖之英猷吞藩維之深懇既事苞理亂思屬安危不
唯嵩岳降神固亦文星助彩螭螭龜載虫篆鳥章構思而君苗